

林成华、周红坊、张维佳在《招生机制与资源整合：MIT 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实践与启示》一文中提出，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通知，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成为中国第14个学科门类。在此背景下，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实践的重大命题。作者通过归纳总结MIT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的实践经验，得出六点启示：1. 坚持开放遴选，建构完善能力一项目需求适切性招生选拔机制。一是坚持开放遴选。面向全球选拔满足项目需求的优秀学生，尤其是新冠疫情下，鼓励吸收有海外学习背景的优秀本科生申请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二是不断优化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人才选拔标准。可通过设立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联合管理委员会或招生委员会制定学生选拔标准，强调人才兴趣、能力结构、知识储备及发展潜力等方面与项目的匹配度。三是开放二次遴选通道。可在有兴趣参加多学科交叉培养项目的在读相关专业研究生中开展二次遴选，拓宽招生遴选渠道。四是建立完善退出分流机制。对不能适应多学科交叉培养或项目要求的在读项目生，学校要提供学生退出或转到其他专业学习的通道。2. 坚持需求导向，优化以多学科交叉能力为核心的培养目标体系。一是要明确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知识目标。在知识层面通过多学科基础知识、前沿知识交叉融合及多学科理论、方法和工具的综合应用重塑研究生的知识结构。二是要明确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能力标准。除一般意义的创新能力等要求，还要特别强调在研究生学习和科研训练中突出多学科交叉、跨界整合和快速迭代能力的培养。三是要明确多学科交叉研究生的职业导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科学前沿、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建立职业发展导向，实现人才培养与国家社会需求的高度耦合。3. 深化交叉融合，凝练重大前沿问题驱动的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一是建立完善“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多学科交叉课程+个性化课程”的多学科交叉课程体系。其中，通识课程模块可根据研究生学位要求由导师组指定的通识课程和自主遴选通识课程组成；专业基础课程由各参与学科指定的专业核心课程组成；多学科交叉课程主要是导师组面向重大前沿问题开发的问题驱动型课程；个性化课程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自主遴选的课程。二是优化多学科交叉问题凝练机制，强化问题驱动的课程建设，推进重大交叉研究反哺研究生教育教学。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始于科学问题凝练，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性。通过首席科学家、研究生导师、政府部门和产业界专家等组成的导师团队，引导学生共同参与重大前沿问题研讨，建立促进问题生成、问题遴选、问题拆解、问题聚焦的途径与策略，通过问题驱动

的研讨式课程建设和科研训练，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提升学生的多学科交叉能力。4. 强调联合管理，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多主体协同机制。通过建立多学科交叉研究生联合管理委员会，明确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的核心框架。一是明确联合管理委员会各参与主体和人员的职责与权力分配，形成职责清晰、高效联动的多主体协同管理和决策机制。二是多学科参与主体协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质量标准，包括课程体系及课程标准、科研训练体系和学术活动管理规定、师资配备标准、毕业出口的基本条件和质量标准等。三是明确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管理冲突和纠纷解决机制。联合管理委员会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交流总结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对常见冲突和纠纷形成申述、协调和仲裁机制。5. 坚持大师领衔，加强混编导师团队超学科指导能力。一是探索建立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首席导师制度。遴选德高望重且在交叉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学术大师或战略科学家担任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导师团队的首席导师，充分发挥学术大师的感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提升导师团队的领导力和协作效率。二是探索建立跨学科、跨领域的混编型导师团队。根据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的多学科结构和人才培养需要，吸纳具有多学科研究和经历的高水平教师参与导师团队，聘请高精尖企业、国家级科研机构、海外一流合作伙伴及政府部门等单位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加入，形成会聚多学科、多领域知名专家的混编型导师团队，通过深化导师团队内部的协同合作提升导师和整个导师团队的超学科指导能力。三是探索形成鼓励、支持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导师团队的政策环境。在基础科研设施、配套经费、科研和人才培养奖励、导师能力培训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相应教师在多学科交叉研究生管理、科研指导、课程改革等方面积极创新。6. 强化资源整合，搭建开放共享的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资源支撑体系。一是建立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的资源整合框架，形成有共同约束力的资源交叉共享和使用协议。根据资源整合框架，开放相关学科的课程资源、专业讲座、学术会议、实践活动及物理空间和学习平台等资源，实现学科间、院系间及校内外参与机构的教育教学资源优化整合，打造浓郁的多学科交叉文化环境。二是深化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项目的外部合作网络建设。可根据项目特点，深入推进与政府部门合作，争取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深化与相关企业在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联合技术攻关和战略性捐赠等领域建立良性互动机制，争取企业资源对项目的滚动投入，形成开放共享、多元协同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生培养资源支撑体系。（摘编自《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

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最佳结合点，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对高层次人才需求越来越紧迫。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持续完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全国800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输送了60多万名博士和650多万名硕士，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人才支撑。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系更加完善，形成了涵盖14个学科门类、113个一级学科、47个专业学位类别的学科专业目录，覆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分类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在稳步发展学术学位的同时，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硕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2012年的35%增加到2021年的58%，博士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5.8%增加到9%。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正逐步引发关注。本期月报，以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创新发展为主题，梳理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历程，展现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的理论和体系构建，展望未来研究生教育的强国之路。

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和战略重点

别敦荣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要求和战略重点》一文中认为，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采取规模扩张、体系建构、重点突破、治理改革、国际交流等战略措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建构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格局。1. 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形成高质量发展格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培养必须与社会实现无缝对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可或缺的要害。应当明确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研究生素质和能力框架，根据培养高水平研究生的要求，增加研究生教育资源供给，改善研究生教育条件，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全面提升办学水平，政府应当加强财政支持政策调控力度，引导研究生培养单位重视质量，重视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重视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与此同时，发挥相关行业组织和相关学术组织参与治理的作用，建构研究生教育共同治理机制，建立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善治体系。2. 加快填补发展洼地，构建均衡发展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扩大增量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至少在普及化的初中级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还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直至达到充分饱和状态；高等教育体系将更加完善，能够适应和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需要；高等教育地区布局将更加均衡，东、中、西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等教育协调均衡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先进，办学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保证。从一般意义上讲，研究生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和水平提升高度相关，与高等教育发

展的整体适应性提高高度相关。优化高等教育整体布局，必须解决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使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达到与东部地区均衡发展的水平，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在地化为主、外地支援为辅的办学格局。3. 着力开拓新发展空间，造就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生力军。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瞄准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建立健全高新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着力打造促进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培植催生高新科技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动力源。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适应高新科技发展趋势，积极组织学术力量，开办与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相关的学科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面向未来，超前培养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在现有与经济产业关系密切的学科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加强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促进经济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发展的科技人才。4. 创新来华留学教育模式，打造我国留学生教育品牌。接收更多国际学生不仅取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支持能力，而且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适应性和国际认可度。提高国际适应性，应当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能够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求学者需要的教育模式；提高国际认可度，应当遵循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发展多元化高等教育。创新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模式，应当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从战略高度看待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明确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国际战略定位，制定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愿景；遵循国际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共识，将国际规范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起来，建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高质量国际研究生教育体系，增强来华留

小贴士

研究生的分类

研究生是国民教育的一种学历，在中国，研究生分为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

按照学位类型的不同，分为学术型研究生及专业型研究生两种。学术型研究生按学科设立，以学术研究为导向，偏重理论和研究，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主。专业型研究生，与学术型研究生处于同一层次，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普通高等教育统招研究生包含全日制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是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或推荐免试、申请考核等方式来进行招生；在职人员读研在2017年以前指的是在职研究生，主要通过十月联考、同等学力申硕等方式进行招生，传统在职研究生不具有研究生学历仅有学位证书；从2017年起，传统在职研究生取消，在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基础上设立非全日制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一同参加12月底的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全国统考），划定相同录取分数线，实行相同培养毕业标准，毕业时同样获得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双证，两者仅学习形式不同，学历类型均为普通高等教育（统招学历），两者学历证及学位证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学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完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要素标准，以国际视野、一流水平、中国特色要求各种教育教学和服务活动，从细节入手，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水平，打造我国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品牌。

(摘编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2期)

周洪宇、常顺利在《论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一文中，基于实地考察调研和历史审视，认为全球研究生教育发展趋势的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1. 多样化趋势。一是培养目标的多样化。在培养传统学术型人才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二是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各国现行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不是“过去和他者理想类型的复制”，而是新旧创新融合的新的时代版本。三是学位类型的多样化。除了传统的文理和哲学硕士(博士)等学术型学位外，研究生层次的专业学位日益多样。2. 弹性化趋势。一是入学资格的弹性化。曾经被视为“非正规生”的职业人士越来越受到研究生教育机构的青睐，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届生和有工作经验的成人不可能适用同一套录取标准，建立弹性化的研究生选拔制度已成必然。二是学习年限弹性化。一方面，专业型学位越来越具有短期、实用的特征；另一方面，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也被鼓励尽快结束学业。三是学习方式弹性化。远程研究生教育开始成就虚拟研究生院这种新型的研究生教育方式。四是学位要求弹性化。3. 专业化趋势。一是职业与科学。一方面接受研究生水平职业训练的人会被各自行业毋庸置疑地视为专业人士；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研究生教育学”在当今社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和急迫。二是需求导向。研究生专业学位制度是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三是“通识化”转向。如日本提出通过构筑系统化的研究生教育课程，使研究生获得体系化的知识。4. 优质化趋势。优质的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征。同时，研究生教育的优质化趋势也伴随着教育培养年限过长且淘汰率高的问题，且提高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并不能直接解决研究生就

业问题。5. 创新化趋势。一是研究生院制日益流行。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的研究生院制改革，它不是一种教学科研实体，而是由结构化培养项目组成，项目完成研究生院即解散。二是研究生在线学习。学生的课程学习和评价管理均可在线上进行，为在职人员的学习深造提供了可能。三是跨学科培养研究生。美国跨学科研究生教育已形成“学院主导式”“研究生院统筹式”“独立建制式”三种成熟的组织形式。在入学要求上，遴选拔尖人才，确保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志趣和能力；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博专”兼备；师资队伍组建方式上，采取“联合聘任制”和“专职聘任制”两种方式。四是产学研一体化。6. 法治化趋势。主要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伴随着一个重量级的法律出台。美国通过系列的教育拨款法令成就了世界第一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德国研究生教育法治化过程则十分重视通过法律赋予大学相当的自主权。研究生教育法治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研究生教育改革，如日本重要的教育改革都通过对现行相关法律修改补充或发布新的法律得以推动。7. 信息化趋势。一是远程研究生教育。这属于在职成人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二是研究生在线教育。三是研究生信息管理的数据化。这一方面提高了研究生管理的效能，另一方面，为远程研究生教育实施过程性评价提供了可能。8. 国际化趋势。主要反映在人才的国际化流动，以及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国际化。9. 开放化趋势。一是“墙内”与“墙外”联系日益紧密，主要体现在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多个方面。二是“国内”与“国外”联系日益紧密。各国在鼓励本国人才出国学习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在努力吸引国际学生前往本国就读。同时，联合培养研究生和国际科研合作、开展网络远程教育也是研究生国际化的重要手段。三是“线上”和“线下”联系日益紧密。这不仅正在变革传统研究生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而且它正在塑造一种特殊的教育场域——虚拟研究生院。(摘编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演进与发展

梁传杰、丁一杰在《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演变轨迹与演进逻辑》一文中认为，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在于对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中的招生主体、招生类型、招生规模、招生形式、招生机制等关键要素的系统综合把握，进而呈现其演变轨迹。一是招生主体由政府管理向多主体共治演化。在制度模仿期和制度初建期，我国硕士生招生制度设计和调整总体以中央政府管理为主。改革探索期以后，政府由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全面管理、越位管理向强化宏观规划与指导、服务、监督职能转化，研究生招生单位招生自主权不断加大，专业学位教指委等学术组织参与专业学位联合考试全国统一命题，政府宏观主导、招生单位主责、市场力量参与成为招生制度演化的基本方向。二是招生类型由学术型向多类型、多种形式演进。在制度模仿期和制度初建期，招生类型一直为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在改革探索期，为满足在职人员接受研究生教育以及社会对创新型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1986年颁布《关于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试行办法》，开展同等学力硕士生培养，1990年设立首个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类别，招生类型呈

现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种类型、单证和双证并行的整体格局。此后，为主动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巨大需求，硕士生招生类型由以学术型为主向以专业型为主转变。三是招生规模以国家计划为主、规模周期调整。我国硕士生招生制度设计可划归为政府主导型，从招生规模来看，总体传承了研究生招生计划政府主导型特征，即由国家统一制定并下达招生计划，各招生单位按计划执行。我国硕士生招生规模从四个不同发展阶段来看，经历了平稳发展与快速发展交替、规模增长向结构优化、规模较小向世界领先的历史性变化过程。四是招生形式由单一形式向多种形式转变。由制度模仿期、制度初建期的推荐与考试相结合、全国统考单一形式，到改革探索期增加了推荐免试、单独考试、同等学力外语联考等三种形式，到招考分离试点期、深化改革期又增加了专业学位联考，同时同等学力由外语联考拓展到所有科目联考。多种招生形式中占主体的全国统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总体秉承了招考分离的改革方向，初试科目中的专业基础课由培养单位自主命题逐步向全国统一命题演进。五是招生机制由一段式向两段式、招生单位自主权扩大

转型。在制度模仿期曾实行一段式招生方式，在制度初建期则是在一段式和两段式之间多次徘徊，此后一直实行两段式招生模式，直到招考分离试点期才实行补充式复试(或差额式复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两段式招生模式。在研究生招生单位自主权方面，研究生招生单位自主权不断扩大，制度模仿期、制度初建期和改革探索期均以政府主导为特征，及至招考分离试点期和深化改革期开始进行高校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并在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实行招生单位自主划定复试分数线的试点改革。

(摘编自《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

张立迁在《中国特色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的百年探索与新时代改革创新思考》一文中认为，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新时代需要有效承担新职能、发挥新功效。改革重点在以下五个方面：1. 坚持人才选拔系统性，实现整体性治理。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宽多元选拔的渠道，围绕选拔创新人才目标，更加充分、更大范围发挥推免制度优势，开辟面向海外毕业本科生、优秀在职骨干人才、残障群体等的特殊选拔通道，鼓励跨学科攻读硕士学位，布局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招考选拔模式等，实现多元、科学、高效的人才选拔与评价机制。要进一步实现从终身教育向终身学习转变，非全日制攻读研究生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需要进一步扩大，以达到研究生教育体系与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整体式治理。另一方面，要真正落实综合评价的选拔机制。在招生录取上，应着力破除“唯分数”现象，综合评价考生的考试成绩、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一贯学业表现等，更加关注考

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

陈新忠、康诚轩在《从招考分育到自由分流：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重构研究》一文中认为，面向科学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设定学科发展方向，根据研究生兴趣和能力实施学硕生和专硕生分流培养是我国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由之路。借鉴英、美等国将硕士学位作为学术或职业的过渡性学位做法，作者提出“学”“专”自由分流模式的路径设计。1. 确定培养目标。根除传统招考分育模式过早分流、强行分类的痼疾，解构传统招考分育模式下学硕生和专硕生教学资源分别建设、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旧格局，不再用固化的目标方向和培养方式强制要求研究生按照某种类型学习知识与发展技能，而通过第一学年对研究生进行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的培养，帮助研究生发现自我兴趣、优势和潜力，并于第二、第三学年强化研究生专业能力训练，逐渐培育专业优势。2. 设定学科方向。在筛选和巩固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围绕科技创新重点任务和“卡脖子”技术“使命清单”，设置新的学科方向或科研领域，“学”“专”并育、流转有序地培养富有创新能力的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3. 统一考试招生。在设定研究生培养的学科方向或领域后，大多学科方向或领域应统一考试招生，统一考试招生入学的研究生不分类型，“学”“专”打通培养，学习一年之后再根据自身需求及考核要求选择适当培养类型进行“学”“专”分流。4. 研一学年选修课程。研究生教学以模块化课程为主，包括学术模块、应用模块和学术+应用模块。学术模块课程以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为主，聚焦学科领域前沿，致力于培养研究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

放的创新精神；应用模块课程强调实践性教学，以实践基地为支撑培养研究生的应用能力，以职业发展为导向提升研究生的专业技能。学术+应用模块课程则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以学科领域理论的实践应用为主导，重点培养学术理论的运用能力。研究生通过第一学年的课程学习及科研训练，可以深刻认识自我修读的学科领域、自己真实的兴趣特长和面向未来的职业规划，为下一步“学”“专”分流做好充分准备。5. 研二学年“学”“专”分流。研究生第二学年根据学院或学科团队评价、导师建议及个人意愿，自由选择适宜自己的培养类型，学科团队开启学硕生与专硕生分流分类培养的正式之旅，引导研究生朝向相应的培养目标努力。6. 分设“学”“专”学位。设置学硕和专硕两种学位。研究生在研二分流后，通过2年的学习和研究，达到学硕毕业要求的，授予学术型硕士学位；通过1年的学习和研究，达到专硕毕业要求的，授予专业硕士学位。两种类型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既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7. 学业路径贯通。新的自由分流模式下，由于第一学年“学”“专”合育，研究生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基础得以较好积淀。硕士生毕业后继续进修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有能力攻读学术型或专业型博士学位，入职工作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有能力选择学术型或专业型岗位。新模式还可以与本科阶段的“强基计划”衔接，适当增加直博生比例，打造贯穿本一硕一博人才培养过程的“直通车”。(摘编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4期)